

## 談清華柒〈越公其事〉的「必視」 及相關問題<sup>\*</sup>

季旭昇

(山東)聊城大學文學院

### 摘 要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越公其事》中有個「𠄎」字，左旁為「視」，右旁原整理隸為「必」，但其字形與「必」又有些出入，學者或引劉樂賢說以為此形為「𠄎」。此一偏旁又見《清華簡(三)·赤鵠之集湯之屋》簡13「殺黃蛇與白兔，**𠄎**地斬陵」、《郭店簡·語叢四》簡10「車𠄎(轍)之**𠄎**」。本文經過詳細的字形分析，及深入的文獻探索，認為〈越公其事〉此字仍應釋為从「必」，《郭店簡·語叢四》該詞也不得釋為「𠄎」。

**關鍵字：**必視，比視，𠄎視，發地，𠄎

---

<sup>\*</sup> 本文的基本材料是由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生江秋貞蒐集的，論文蒙蘇建洲、張榮焜、金宇祥、黃澤鈞、彭慧玉、駱珍伊、邱京、范天培、張鵬蕊諸君參與討論並提供意見，謹此致謝。

## Talk about the “thoroughly inspect” and related issues in *The Tsinghua VII*: *Yue Gong Qi Shi*

Ji Xu-sheng

(Shandong) Liaocheng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VII: Yue Gong Qi Shi*, there is a word “𠄎”. On the left is “視 Shi”, and on the right, the original collator interpreted it as “必 Bi”.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its form and “必 Bi”. Some scholars therefore quoted Liu Lexian as saying that this form is “未 Shu”. It is also seen in *The Tsinghua III: Chi Hu Zhi Ji Tang Zhi Wu* slips 13, “killed the yellow snake and white rabbit, 𠄎 the floor and chopped the mound”, *Guodian Bamboo Slips: Yu Cong IV* slips 10, “𠄎 醢 in the rut”. Afte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form and in-depth literature explor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word in *Yue Gong Qi Shi* should still be interpreted as “必 Bi”, and the word in *Guodian Bamboo Slips: Yu Cong IV*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tuna”.

**Key words:** Inspect thoroughly, Excavate the ground, Tuna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越公其事》<sup>1</sup>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類似的內容見於《國語》、《史記》、《越絕書》，但又各有不同，可以互相補足，是一篇非常珍貴的史料。但是，由於〈越公其事〉是出土於楚地的越國史料，其中有些文字詞語並不是很好理解。本文想探討其中的「𦣻=」一詞。

「𦣻=」於〈越公其事〉共二見：

簡44：𦣻（越）邦備訐（信），王乃好陞（登）人，王乃邇（趣）使（使）人戡（察）賸（省）成（城）市鄺（邊）還（縣）尖=（小大）遠徙（邇）之𦣻（勾）、荅（落），王則𦣻，佳（唯）𦣻（勾）、荅（落）是戡（察）賸（省）

簡50-52：𦣻（越）邦備（備）陞（徵）人，多人，王乃好兵。凡五兵之利，王必忞（翫）之，居者（諸）左右；凡金革之攻，王日𦣻（論一論）賸（省）【五〇】𦣻（其）事，以𦣻（問）五兵之利。王乃歸〔邇〕使（使）人情（省）𦣻（問）群大臣及鄺（邊）鄺（縣）成（城）市之多兵、亡（無）兵者，王則𦣻=。佳（唯）多【五一】兵、亡（無）兵者是戡（察）

二字圖版如下：



簡44此字左从「視」，右旁从戈左下加一短撇，右下沒有合文符號。已往未見此字。原考釋在《清華柒》第一三七頁隸簡44此字為「𦣻」，並於第一三八頁注三云：

𦣻，疑讀為「比視」，與下文「必聽」相對應，字又見第五十一簡。比，考校。《周禮·內宰》：「比其小大與其羸良而賞罰之。」《漢書·石奮傳》：「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顏師古注：「比，校考也。」第四十六簡「王既必聽之」之「必」，用法相同。<sup>2</sup>

<sup>1</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以下簡稱《清華柒》。

<sup>2</sup> 《清華柒》，頁138。

簡51此字左从「視」，右旁則明顯地从「必」，右下有合文符號。所以原考釋在第一四〇頁注五說：

𠄎，合文，讀為「比視」，比較、治理。參看第七章注釋〔三〕。<sup>3</sup>

簡44此字作𠄎、簡51此字作𠄎，二字左旁同从「視」，右旁則有明顯的不同。可是原考釋不但同隸為「𠄎」字，而且認為簡44沒有合文符號的字也等同簡51有合文符號的字，同釋為「必視」讀為「比視」。

對此，學者有不同的意見。鄭邦宏先生認為簡44的「𠄎」字原作「𠄎」，和簡51之字作「𠄎」相比較之後，他以為簡44下漏掉合文符號，但是後又認為「𠄎」接近《清華簡（叁）·赤鰲之集湯之屋》的「𠄎」（簡13）、「𠄎」（簡14），《清華簡（叁）》此字劉樂賢先生釋為「𠄎」，為「𠄎」字的異體。<sup>4</sup>鄭文因而改主張「𠄎」應隸定作「𠄎」，但又以為「𠄎」應是「必」的形近訛寫；簡45與46的「必」都應該讀為「比」，用為範圍副詞，語義相當於「皆、都」：

「𠄎」字原作「𠄎」，簡51之字作「𠄎」，據文例，二字為一字無疑，簡51「𠄎」此字下有合文符號，亦可證簡44「𠄎」下漏寫了合文符號。但二字相較，右所從有異，整理者認為是「所從必旁缺筆」。「𠄎」右所從，使我們聯想到了「𠄎」（《清華簡（叁）·赤鰲之集湯之屋》簡13）、「𠄎」（《清華簡（叁）·赤鰲之集湯之屋》簡14）。「𠄎」，當從劉樂賢先生釋為「𠄎」，「𠄎」字的異體<sup>5</sup>。將「𠄎」的右邊與「𠄎」所從之「𠄎」相比較，「𠄎」右邊所從較「𠄎」僅少右邊一短捺筆，這可能是省簡造成，因此，其右邊所從應也是「𠄎」，應隸定作「𠄎」。按之文例以及簡51之「𠄎」，「𠄎」右邊所從之「𠄎」，應是「必」的形近訛寫。<sup>6</sup>

簡45之「必」整理者如字讀；簡46之「必」，整理者讀為「比」，訓為「考校」。我們認為簡45與46之「必」皆當讀為「比」，用為範圍副詞，語義相

<sup>3</sup> 《清華柒》，頁140。

<sup>4</sup> 劉樂賢：〈釋〈赤鰲之集湯之屋〉的「𠄎」字〉，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3年1月5日。

<sup>5</sup> 季案：原注：「劉樂賢：〈釋〈赤鰲之集湯之屋〉的「𠄎」字〉，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2013年1月5日。」

<sup>6</sup> 石小力：〈清華七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發言日期：2017年4月23日，網址：[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7/20170423065227407873210/20170423065227407873210\\_.html](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7/20170423065227407873210/20170423065227407873210_.html)。

當於「皆、都」。關於「比」的這一用法，清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早有論說。<sup>7</sup>

鄭文讀為「比視」，以「必」有「皆、都」的意思，放在簡文中，文義通讀沒有問題。唯一遺憾的是先秦兩漢典籍未見「比視」。只有《列女傳·南陽陰瑜妻》「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句中有一個「比視」，但這個「比視」是「等到檢視的時候」，而不是「皆／都看」。

王寧先生認為「𠄎」當釋「𠄎」，「𠄎視」當讀「督視」，義同典籍習見之「督察」：

鄭邦宏先生認為此字與簡51「王則𠄎=」之「𠄎」為一字，當釋「𠄎」，簡44下漏寫了合文符號。（見石小力：《清華七整理報告補正》引）按：簡51整理者讀「比視」，據鄭說則非，當讀「督視」，義同典籍習見之「督察」。<sup>8</sup>

「督視」是否等同「督察」，還可以討論，就單個的辭來說，先秦的「察」多半是比較嚴格仔細的檢察；而「視」則多半是比較寬緩的「探看」，所以後漢有「督察」一詞，未見「督視」一詞。

何家歡先生認為鄭邦宏先生釋為「𠄎」字的異體，殆誤；清華簡（三）《赤鵠之集湯之屋》𠄎字所在之句為「殺黃蛇與白兔，𠄎地斬陵」，𠄎字，整理者訓「發」，又疑訓「截」。其義用於（〈越公其事〉）簡文此處亦不通。<sup>9</sup>子居先生認為簡45之「必」不當讀為「比」。他認為「必」有「皆、都」義，「𠄎」當讀為「畢見」。<sup>10</sup>

就嚴格的字形來看，此字左旁實為「視」字，而非「見」字。當然，「視」字與「見」字從金文時代就開始訛混，楚簡也不乏混用的例子，因此隸為「必見」，讀為「畢見」，也不是不可以。不過，先秦兩漢的「畢見」一詞，絕大多

<sup>7</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址：<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42/20170423065227407873210/1492901629194.doc>，2017年4月23日。

<sup>8</sup> 王寧：〈清華七《越公其事》初讀〉，第116樓發言，簡帛論壇，發言日期：2017年5月1日，網址：<http://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6&extra=&page=12>。

<sup>9</sup> 何家歡：《清華簡（柒）《越公其事》集釋》（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頁48。

<sup>10</sup> 子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七、第八章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發表日期：2018年8月4日，網址：<http://www.xianqin.tk/2018/08/04/663/>。

數都讀為「畢現」，只有《莊子·外篇·天地》有「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不過，「畢見」用在簡文也不很合適，簡文上句才說「王乃趣使人察省城市邊縣小大遠邇之句、落」，下句接著便說「王則畢見」，文義似乎難以銜接。

至於簡51的𠄎字，其右旁所从為標準的「必」字，而且右下有合文符號，學者大都同意與簡44同字，只是簡44書寫稍訛，而且漏寫重文符號。因此學者對簡51的討論，大抵都與簡44同，此處就不再引述了。

從〈越公其事〉所敘述越王句踐雪恥圖強的模式來看，越王句踐雪恥圖強的模式幾乎都是一樣的，即：句踐既完A，於是要進行B，句踐先派人到各地去進行省察B，然後句踐才對B事進行「𠄎=」的動作。因此簡44的「𠄎」與簡51的「𠄎」雖然有些微的不同，但原考釋與大部分的學者都以為二者是同字，這是合理的。而簡44此字的右旁不成字，因此把簡44此字認為是簡51此字的訛寫，應該是很合理的。但此字是什麼字，應如何解釋，則還有討論的空間。句踐雪恥圖強的動作，有一定的模式，這個模式，敘述得最完整的應該是第七章，寬式隸定如下：

越邦備信，王乃好登人，王乃趣使人察省城邊縣小大遠邇句、落，王則𠄎，唯句、落是察省，問之于左右。王既察知之，乃命上會，王必親聽之。其句者，王見其執事人則怡豫喜也，不𠄎擾燥燥<sup>11</sup>也，則必飲食賜予之。其茗者，王見其執事人則輦感不豫，弗予飲食。王既畢聽之，乃品，𠄎（野一預）會三品，交于王府，三品進酬扑逐，由賢由毀，有爨劇，有賞罰，善人則迪，僭民則附。是以勸民，是以收賓，是以句邑，王則句、落是趣，𠄎于左右。舉越邦乃皆好登人，方和于其地。東夷、西夷、古蔑、句吳四方之民乃皆聞越地之多食、征薄而好信，乃頗往歸之，越地乃大多人。<sup>12</sup>

越王句踐的模式可以歸納如下：

- A 前一階段完成的工作
- B 這一階段要完成的工作
- C 派人赴各地去推行此一工作

<sup>11</sup> 「𠄎擾燥燥」是筆者的釋讀，指各地區執行任務的人不燥切擾民，而能達成任務。本段的釋讀，筆者將另文發表。

<sup>12</sup> 本段釋文參考多家注釋，詳見江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越公其事〉〉考釋》（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20年6月），恕不一一注明。少數是我的意見，已為文詳細討論，待刊。

D 王黹之

E 各地上會，廷會考校獎懲

F 完成任務

原考釋釋為「比視」，本來意思是不錯的，但又釋「比」為「考校」，這就把 D 段工作與 E 段工作混淆了。鄭邦宏先生讀「必」為「比」，認為「比」有「皆、都」義<sup>13</sup>，就文義而言，比原考釋合理。

從楚系文字的寫法來看，簡51的「𠄎」字右旁所从，很接近楚系「必」字的寫法。雖然大多數楚系「必」字作𠄎（《上二·民2》），三個豎筆都在下端向右折筆；但是也有一些不作折筆，如：𠄎（《上一·孔》16）、𠄎（《上五·鮑》3）、𠄎（《上六·競》11），最後一形與《越》51的右旁簡直是一模一樣，所以《越公其事》原考釋隸此字為从「必」，也不能說沒有道理。相反的，楚簡已往沒有看到確切無疑的「𠄎」字或「𠄎」旁，金文的「𠄎」旁見「叔」字的左旁，西周早期的叔𠄎作𠄎、晚期的克鼎作𠄎，其左旁的「𠄎」與〈越公其事〉此二形的右旁相去甚遠。〈越公其事〉此二形能否釋為从「𠄎」，還需要更多的考察。

裘錫圭先生在〈戎生編鐘銘文考釋〉中指出，漢隸、漢印的「𠄎」旁作𠄎、𠄎、𠄎、𠄎、𠄎（左半），因而主張這些偏旁的「𠄎」（以△代表），與金文的「𠄎」是讀音相同或極為相近的字，所以可以代替「𠄎」充當「叔」字的聲旁，而主張西周晚期以來銅器銘文中形容鐘聲的「𠄎」（𠄎鐘）、「𠄎」（速鐘）、「𠄎」（戎生編鐘）<sup>14</sup>等字所从即是△，可以直接隸定為「𠄎」，如果要為△隸定，可以寫作𠄎。<sup>15</sup>這就為戰國秦漢的「𠄎」字找了一個不同於甲骨文「叔」旁的「𠄎」字的來源。

二〇一三年，劉樂賢先生發表〈赤鵠之集湯之屋〉的「𠄎」字〉一文，把《赤鵠之集湯之屋》簡13及14原考釋隸為「𠄎」的「𠄎」字改隸為「𠄎」，以為即見於《睡虎地秦簡》的「𠄎」字異體，義為「挖掘」。<sup>16</sup>二〇一三年一月十

<sup>13</sup> 子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七、第八章解析〉，發表日期：2018年8月4日，網址：<http://www.xianqin.tk/2018/08/04/6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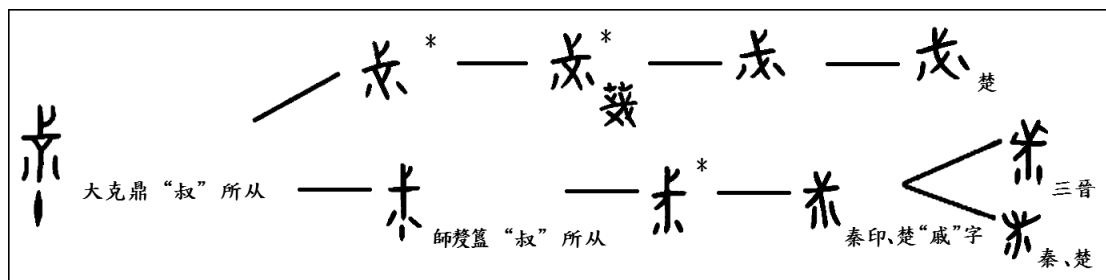
<sup>14</sup> 虛線部分是筆者補摹的。

<sup>15</sup>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保利藏金》（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此據《裘錫圭學術文集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116-117。

<sup>16</sup> 劉樂賢：〈釋〈赤鵠之集湯之屋〉的「𠄎」字〉，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3年1月5日。

二日溜達溜達先生在武漢簡帛網論壇〈《清華（叁）》〈赤鵠之集湯之屋〉初讀〉第三十五樓同意劉文的新釋讀，並指出〈語叢四〉的𣎵也是「塢」字的異體，「菽醕」即《爾雅》的「鰭鮪」。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郭永秉先生發表〈談談戰國楚地簡冊文字與秦文字值得注意的相合相應現象〉，文中主張晉秦文字和楚文字中單字及偏旁中的「𣎵」是同一個來源，和裘先生說的△（兕）不同字。他擬的字形演變表如下：<sup>17</sup>



這個字形表當然有其合理性，雖然有些環節證據可能還不是很充分。依此表，第一行「𣎵」字的演變事實上是向著「必」形靠攏，這就會造成「𣎵」旁與「必」旁的混同。陳劍先生在同一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清華簡字義零札兩則〉中對〈赤鵠之集湯之屋〉的釋文採用了劉樂賢先生「壘（塢）」字的隸定，也提到郭永秉先生同一會議發表的文章可以參看。

如果郭文完全成立，那麼〈越公其事〉簡51的𣎵字應該就是接近郭表第一行右邊最後一字𣎵，只是少寫了右下的短捺；簡44的𣎵則是少了戈形的最後一撇，而戈形兩旁的「八」形都向右向彎曲，與「八」形的寫法不同。就這些點來說，〈越公其事〉的這兩個字形，和劉樂賢先生、郭永秉先生所談「𣎵」還是略有不同。

「𣎵」形是否絕對不能隸為「必」呢？似乎也不盡然。我們看到戰國楚簡「必」字還有其他寫法，如《上八·王》5「而必良慙（慎）之」作𣎵、《上八·命》9「必內（入）𣎵（偶）之於十友又𣎵（三）」作𣎵、《上八·成》1「長（常）事必至」作𣎵，都比一般常見的「必」多了一小撇，這一小撇往右邊移動，就相當接近「𣎵」形了；《上七·吳》5「余必攷芒（亡）尔（爾）𣎵（社）稷」的「必」字作𣎵，《上博七·吳命》的書手喜歡把短橫寫成圓點，例如簡1的「疾」字作𣎵，「矢」形中的短橫寫作圓點；簡2的「居」字作

<sup>17</sup> 郭永秉：〈談談戰國楚地簡冊文字與秦文字值得注意的相合相應現象〉，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舉辦，舉辦日期：2015年12月12日至13日。



𠂔，右旁「古」形上部的橫畫寫作圓點，變得有點像「由」；簡4「大夫」合文作𠂔，「夫」字上部的橫筆寫作圓點……，其例甚多。既然橫筆可以寫成圓點，那麼圓點當然也可以寫成橫筆，因此，𠂔的圓點變成橫筆、「八」形再稍訛，寫成「𠂔」，也是合理的（《集成》11023春秋高密戈「密」字作𠂔《清貳·繫》39「審」字作𠂔。都可以說明戈旁與必旁偶有相通）。綜上所論，「𠂔」形隸為「必」或「未」的可能性都存在，但也都沒有百分之百的確證。

研究古文字，遇到字形類似或容易訛混時，辭例往往是決定的關鍵。遇到似「必」又似「未」的偏旁時，究竟是「必」形還是「未」形，最主要還是靠辭例來決定。以下，我們一一檢討楚文字中舊釋「必」而被改釋為「未」的辭例釋讀：

《清華叁》〈赤陂之集湯之屋〉簡13「𠂔陞（地）斬蔭（陵）」、簡14「乃𠂔陞（地）」，原考釋釋為「陞（發）地」，以為上从「必」，「必（幫紐質部）」讀為「發（非紐／古歸幫，月部）」，二字上古聲同，韻為旁轉<sup>18</sup>。因此「𠂔」讀為「發」，在音韻條件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在釋義方面，雖然先秦沒有「發地」一詞，但是「發」有「挖掘」的意義是毫無問題的，《戰國策·趙策一》：「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腐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漢書·劉向傳》：「發人之墓，其害多矣。」都是可靠的例子。劉樂賢先生以為此字當从未，改隸為「𠂔」，以為是「塚」的異體。但是，《說文》釋「塚」為「气出土也」，並沒有挖掘的意思，只有《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簡28「可（何）謂『盜塚』？王室祠，埋其具，是謂『塚』。（什麼叫「盜掘祭祀的『塚』？王室祭祀，埋其祭品，叫做『塚』。」）及〈封診式〉76號簡：「其所以塚者類旁鑿。（用來挖洞的工具像是寬刃的鑿。）」<sup>19</sup>另外加上《嶽麓簡》第三冊〈03猩、敝知盜分賊案〉：「猩知人盜塚冢」。<sup>20</sup>除了這三條秦系文字的例證外，別無他證。而「塚」有「挖掘」的意思，劉文引郭沫若、裘錫圭先生據《說文》「汝南名收芋為叔」，因而謂「叔」字从手持弋掘土。事實上，《說文》說的是「汝南名『收』芋為叔」，並不是「汝南名『掘』芋為叔」，文獻中也沒有「掘芋為叔」的例證，《詩·豳·七月》「九月叔苴」，苴是麻子，不在土中，所以孔疏點明是「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這裡的「叔」是

<sup>18</sup> 質月旁轉，見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1月），頁1056。

<sup>19</sup> 劉樂賢：〈釋〈赤陂之集湯之屋〉的「塚」字〉，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3年1月5日。所引原文後的白話語譯是《睡虎地秦墓竹簡》原考釋所作的白話語譯。

<sup>20</sup> 本條例證蒙蘇建洲君於2020年3月15日來函惠示，特此致謝。

「收」的意思。「叔」有「挖掘」的用法，只能說是秦地特有的方言詞彙吧。（事實上裘錫圭先生在〈釋弋〉一文中已經加了編按說：「也可能如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本象樹杙於地」，其實就是有點放棄「以弋掘地」之說了。<sup>21</sup>）是否能根據這些理由來改釋楚簡〈赤鵠之集湯之屋〉中的𣎵為「塼」，並取代原考釋的「塼（發）地」，其實是還可以再討論的。

其次談郭店簡〈語叢四〉10「車𨔵（𨔵）之𣎵𣎵，不見江沽（湖）之水」。「𣎵𣎵」二字共有「莖𣎵」、「𣎵𣎵」、「𣎵𣎵」、「密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等八種以上的說法<sup>22</sup>，其中陳偉先生以為「莖」讀為「𣎵」，是一種小魚，引《易·井》「井谷射𣎵」，虞翻注：「𣎵，小鮮也。」「𣎵」通作「𣎵」，通常指泥𣎵。<sup>23</sup>泥𣎵之說甚為合理，「𣎵」陳文釋為一種小魚，則稍嫌籠統。我們編《上海圖書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時，採用了釋「𣎵」為「泥𣎵」之說；「𣎵」則改採《易·井》「井谷射𣎵」陸德明釋文引子夏《傳》，釋為「蝦蟇（蛤蟆）」；或讀「𣎵」為「閉」，修飾「𣎵」。全句用白話來說就是：「車𨔵中的蝦蟇和泥𣎵，見不到江湖之大水（「𣎵」釋為「蛤蟆」見）」或「車𨔵中閉塞的泥𣎵，見不到江湖之大水」。<sup>24</sup>以上的解釋，無論是字形或文義，應該都還可以說得過去。

不過，《清華（叁）》〈赤鵠之集湯之屋〉的「𣎵」字被劉樂賢先生改隸為「𣎵」之後，很快地，這個說法被不少學者接受了。溜達溜達先生在武漢簡帛網論壇〈《清華（叁）》〈赤鵠之集湯之屋〉初讀〉第三十五樓根據劉文的新釋讀，指出〈語叢四〉的𣎵字「當隸定為从『𠂔』『𣎵』，『𣎵』即《爾雅》之『𣎵』也。甚麼『泥𣎵』之說，亦可以廢矣。」

季案：溜達溜達先生的說法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句話，但是，乍看之下，形義解釋都有根有據，尤其《爾雅》「𣎵」的書證，更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據，說服力非常夠，所以很多學者好像都接受了這個說法。不過，古書中的草木鳥獸蟲魚與今日的名稱有的相去甚遠，而且同一名稱，古人之說各不相同。仔細追查之下，《爾雅》的「𣎵」恐怕跟〈語叢四〉是毫無關係的。

《爾雅》的「𣎵」是什麼呢？《爾雅·釋魚第十六》云：

<sup>21</sup> 裘錫圭：〈釋弋〉，《裘錫圭學術論文集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69。

<sup>22</sup> 參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12月），第一冊，頁376-378。

<sup>23</sup> 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35-236。

<sup>24</sup>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7月），頁152。

鮓，鮓鮓。郭注：「鮓，鱣屬也。大者名王鮓，小者名鮓鮓。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鱣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鮓子，即此魚也。音洛。」邢昺疏：「鮓，鮓鮓……陸機云：「鮓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鮓。大者為王鮓，小者名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又曰：「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鮓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鮓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月令〉季春薦鮓於寢廟，《天官·獻人》春獻王鮓是也。」<sup>25</sup>

照這個解釋，「鮓」就是「鮓鮓」，是「鱣」的一種。單看「鱣」字，一般會解釋為「鱣」的別稱，鱣無鱗，鑽在泥中，生活在車轍之水中，似乎很合理。不過，《爾雅》的「鮓（或作叔）鮓」雖然是「鱣屬」，其實是和「王鮓」相對的，「鱣屬」的「鱣」讀「張連切」，是一種大魚，長二、三丈（見《爾雅注疏》郭注），與通「鱣」的「鱣（音鱣）」是完全不同的動物。據《爾雅注疏》引陸機說，鮓「大者不過七、八尺」，名為「王鮓」，小者名為「叔鮓」（據阮元校勘，鮓一作叔，叔跟王相對，是「小」的意思）。王鮓有七八尺，那麼叔鮓至少也有三尺半（都是指成魚），陸機的時代一尺大約二十四點五公分，三尺半大約有八十五點七五公分，其實是相當長的。這麼長的魚，不可能生活在「車轍之水」中吧！而且所有《爾雅》注解家所注的「鮓鮓」都是指生活在江河海湖中的大魚，沒有一家是指生活在泥水中的小魚。此外，更明確的例證是郭璞的〈江賦〉，〈江賦〉是一篇描寫長江的大文章，其中寫到江中的魚類是這麼寫的：

魚則江豚海豨，叔鮓王鱣。《南越志》曰：「江豚似豬。」《臨海水土記》曰：「海豨，豕頭，身長九尺。」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海中有海豨，體如魚，頭似豬。」《爾雅》曰：「鮓，鮓鮓。」郭璞曰：「鮓屬，大者王鮓，小者叔鮓。」王鱣之大者，猶曰王鮓。鮓音洛。鮓鯨鱣鮓，鮓鯨鮓鮓。《山海經》曰：「鮓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郭璞曰：「音滑。舊說曰：『鮓，似繩。』」《山海經》曰：「鮓，其狀如鮓。」居達

<sup>25</sup>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頁165。斷句參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13·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頁295-296。

[切]<sup>26</sup>，蒼文赤尾。」郭璞曰：「舊說曰：『鮪，似鰱。』」《楚辭》曰：「鮪魚何所出。」王逸曰：「鮪魚，鮪鯉也。」《山海經》曰：「鰩魚，狀如鯉。」又曰：「鰩魚，黑文，狀如鮪，食之不腫。」郭璞曰：「音倫。」《廣雅》曰：「鰩，鰩也。」或鹿鰩象鼻，或虎狀龍顏。《臨海異物志》曰：「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腳，如人足。」郭璞《山海經注》曰：「麋鹿角曰鰩。」又曰：「今海中有虎鹿魚，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龍顏，似龍也。」鱗甲錯錯，煥爛錦斑。錯錯，間雜之貌。揚鰭掉尾，噴浪飛颯。〈上林賦〉曰：「捷鬣掉尾。」《說文》曰：「噴，吒也。」颯，沫也。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嚇鯢乎巖間。《說文》曰：「爆，灼也。」今以為曝曬也。曝，步木切。《廣雅》曰：「晃，暉也。」嚇，猶開也。介鯨乘濤以出入，鰩鯢順時而往還。《爾雅》曰：「介，大也。」《字林》曰：「鰩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郭璞《山海經注》曰：「鯢，狹薄而長，頭大者長尺餘，一名刀魚，常以三月八月出，故曰順時。」<sup>27</sup>

其中寫到的魚都是江中的大魚，「魚則江豚海豨，叔鮪王鰩」中的「叔鮪」絕非車轍泥水中的小魚。雖然古人對草木鳥獸蟲魚的訓解往往不甚精確，但是沒有一家說「叔（鮪）鮪」是車轍泥水中的小魚，因此把〈語叢四〉中的「**𩺰**」解為「鮪鮪」，恐怕也很難說一定是唯一的正解吧！

《爾雅·釋魚第十六》的「鰩，鮪鮪」還有一種讀法。《詩·衛風·碩人》「鰩鮪發發」，陸德明《釋文》：「鰩，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鮪，于軌反，似鰩，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鰩。」<sup>28</sup>如果依照陸德明引沈重的解釋，《爾雅》此處應讀為「鰩，鮪：鮪。」即「鰩」、「鮪」都是「鮪」的異名，是江淮、伊洛、海濱的大魚，「鮪鮪」並不連讀，也不是一種小魚。

最後要討論〈越公其事〉的「**𩺰**」與「**𩺰**」。這兩個字形，和《清華簡（叁）·赤鰭之集湯之屋》的「**𩺰**」（簡13）、「**𩺰**」（簡14），以及〈語叢四〉的**𩺰**都不同，沒有必要非改隸為「鮪」不可。從文義來看，〈越公其事〉原考釋以為簡51的「**𩺰**」是「必視」的合文，字形上是合理的，但釋為「考校」則不妥。簡51「王乃歸（邈？）使人省問群大臣及邊縣城市之多兵、無兵者，王則必視，唯多兵、無兵者是察」，依照鄭邦宏先生的意見，把「必」讀為「比」，釋為「皆、都」，其實是說得通的。前後文義銜接，非常流暢合理。簡44說「王

<sup>26</sup> 案：「切」字冗。所有的《山海經》本子都沒有「切」字，《文選》李善注誤增。

<sup>27</sup> 〔南朝梁〕昭明太子著，〔唐〕李善注：《文選》，葉十二至十三。大字為文選本文，小字為李善注。

<sup>28</sup> 〔漢〕鄭玄箋：《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130。

乃趣使人察省城市邊縣小大遠邇之勾、落，王則必（比）視，唯勾、落是察省，前後文義銜接，也非常流暢合理。

鑑於戰國文字訛形嚴重，這兩個字釋為「𠄎視」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沒有，但釋為「𠄎視」，各家講的通讀並不是很理想。我們認為如隸為「𠄎視」，應讀為「周視」，《禮記·月令》：「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淮南子·時則》：「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導通溝瀆」、《呂氏春秋·季春紀·三月紀》：「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三例說的其實是同一回事），「周視」就是全面巡視、仔細查看。「𠄎」，式竹切，上古音聲屬舌頭，韻屬覺部；「周」，職流切，上古音聲屬舌頭，韻屬幽部，二者聲紐近同，韻部為陰入對轉。義訓也合於〈越公其事〉。

如果「𠄎視」讀為「周視」可以成立，那麼我們再狗尾續貂一下，後世的「孰視」、「熟視」可能就是出自〈越公其事〉的「𠄎視」。「孰視」一詞最早見《莊子·外篇·知北遊》：「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戰國策·秦一·陳軫去楚之秦》：「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熟視」則先秦未見，首見漢代。從詞源來看，「𠄎視」、「孰視」、「熟視」三者音義俱近，可能是同一個詞的分化。

本文從〈越公其事〉的「𠄎」與「𠄎」出發，檢討了《清華簡（叁）·赤牀之集湯之屋》的「𠄎」（簡13）、「𠄎」（簡14），郭店簡〈語叢四〉10的「𠄎」，以為這些字改釋為从「𠄎」，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還存在著一些不確定的因素；舊說以為从「𠄎」，雖然字形上存在著一些缺點，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看來「必」「𠄎」可能有一些訛混的情況是我們還沒有完全明白的，可能需要更多的證據才能論定。

## 參考文獻

### 古籍、專書及學位論文

- 〔南朝梁〕昭明太子著，〔唐〕李善注：《文選》，見《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
- 〔漢〕鄭玄箋：《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何家歡：《清華簡（柒）《越公其事》集釋》，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6月。
-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13·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
-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7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
- 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1月。
-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12月。

### 單篇論文及網站文章、論壇發言

- 子居：〈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第七、第八章解析〉，發表日期：2018年8月4日，網址：<http://www.xianqin.tk/2018/08/04/663/>。
- 王寧：〈清華七《越公其事》初讀〉，第116樓發言，簡帛論壇，發言日期：2017年5月1日，網址：<http://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6&extra=&page=12>。
- 石小力：〈清華七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發表日期：2017年4月23日，網址：[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7/20170423065227407873210/20170423065227407873210\\_.html](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7/20170423065227407873210/20170423065227407873210_.html)。
- 郭永秉：〈談談戰國楚地簡冊文字與秦文字值得注意的相合相應現象〉，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舉辦，舉辦日期：2015年12月12-13日。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保利藏金》，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又見《裘錫圭學術文集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

裘錫圭：〈釋弋〉，見《裘錫圭學術論文集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

劉樂賢：〈釋〈赤鵠之集湯之屋〉的「𣊠」字〉，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發表日期：2013年1月5日。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5155850543558094/20130105155850543558094\\_.html](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3/20130105155850543558094/20130105155850543558094_.html)。